

李娟《我的阿勒泰》的诗意叙事美学研究

车添添

珠海科技学院文学院，广东 珠海

收稿日期：2026年4月8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13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27日

摘要

李娟的散文《我的阿勒泰》不仅展现了边疆生活的独特魅力，也为当代散文的叙事创新提供了范例。首先，诗意叙事通过语言风格、叙事结构的运用来体现出来，构建了阿勒泰地区的诗性空间；同时，其艺术价值体现在美学和思想层面上，在深层意蕴上传递出对生命、自然与文明的深刻哲思。通过此研究可以为解读李娟散文的创作风格提供新视角，同时深化了对当代散文诗意叙事美学的理解。

关键词

李娟，《我的阿勒泰》，诗意叙事

A Study on the Poetic Narrative Aesthetics of Li Juan's *My Altay*

Tiantian C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u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

Received: April 8, 2026; accepted: May 13, 2026; published: May 27, 2026

Abstract

Li Juan's prose work *My Altay* not only presents the unique charm of frontier life, but also sets a model for the narrative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prose. Firstly, poetic narrative is embodied through the delicate use of linguistic styles and narrative structures, constructing a poetic spatial imagery of the Altay region. Meanwhile, its artistic value is reflected in both aesthetic connotation and ideological depth, conveying profou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life, nature and civilization at the spiritual level.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interpreting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i Juan's prose, and further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poetic narrative aesthetics in contemporary prose.

Keywords

Li Juan, *My Altay*, Poetic Narrativ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我的阿勒泰》这部作品以作者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亲身经历为素材，通过自然书写与人文观察的双重视角，呈现了边疆地域的生态景观与文化图景。在自然维度上，李娟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阿勒泰的自然风光，山川河流、草原森林、动物植物等这些都展现了阿勒泰原始、纯净、壮美的自然风光；在人文维度上，记录了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方式、民俗传统与精神信仰，揭示了这一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韧性；李娟并未停留于现象描述，而是进一步将自然意象与哲学思想相结合来探讨生命本质和生态伦理等命题，引发了人们对自然、生命和文化的深刻思考。《我的阿勒泰》让更多人了解了阿勒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生活，这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1]。

因此，从诗意叙事角度对李娟《我的阿勒泰》展开研究，分析其在语言表达等方面的独特之处，既可以感受语言文字的美感，又可以来深入理解这部作品的情感表达和艺术价值，并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新的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李娟散文研究的现状与本研究的学术定位

近年来，随着李娟散文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学界对其作品的研究也日益丰富。梳理现有成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路径展开。

其一是“自然书写”与“生态美学”研究路径。学者们关注李娟散文中对阿勒泰自然景观的描绘及其蕴含的生态意识。例如，王宇娟从自然书写与生态意识的角度出发，指出李娟的作品“将自然意象与哲学思想相结合”，展现了边疆生态系统的独特美感与生命性[2]。这类研究揭示了李娟散文在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价值，但往往侧重于自然维度的分析，对叙事形式本身的审美特征关注不足。

其二是“散文诗化”与“语言风格”研究路径。研究者注意到李娟散文语言的简洁性、诗意化以及独特的修辞技巧。黎运汉则探讨了汉语言风格中的词语精美问题[3]。这些理论为分析李娟的语言风格提供了基础，但将其具体应用于《我的阿勒泰》的细致分析仍有待深入，尤其是语言与叙事结构如何共同营造“诗意”这一核心问题，尚缺乏系统性的整合研究。

其三是“边疆书写”与“地域文化”研究路径。部分学者将李娟的创作置于边疆文学或少数民族文化书写的框架中，探讨其作品对哈萨克族游牧生活的呈现以及跨文化书写的意义[4]。然而，这类研究在解读作品思想内涵时，有时存在将外部文化框架（如儒、道思想）直接套用的倾向，未能充分尊重文本内部生长出的独特地方伦理与生命哲学。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生态美学、语言风格、地域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对《我的阿勒泰》中“诗意叙事”作为一个整体美学范畴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具体而言：第一，多数研究或聚焦于语言层面，或侧重于思想内涵，较少将二者作为有机统一体进行考察；第二，在思想阐释上，对文本中蕴含的游牧文化与生命哲学的提炼不够充分，存在简单归入传统哲学框架的现象。本研究试图弥补上述不足，以“诗意叙事美学”为核心概念，从语言风格、叙事结构、美学价值与思想意蕴四个层面展开分析，并在

思想阐释上采取“从文本出发、谨慎对话外部思想”的策略——先提炼《我的阿勒泰》自身所展现的生命哲学与地方伦理，再探讨其与儒家、道家思想的“暗合”与“差异”，从而更严谨地彰显本研究的学术贡献。

3. 《我的阿勒泰》中诗意叙事的体现形式

3.1. 语言风格上的诗意营造

1. 简洁而富有韵味的文字

“简约的语言风格，不仅仅是指语言简要清楚，而且包括言约意丰、以少胜多的意思。”李娟在《我的阿勒泰》中运用了大量诗化的语言，她用简洁的文字描绘出细腻的情感和生动的画面，使读者能够迅速进入作品所营造的意境之中，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浓郁的诗意。“描写天空的蓝用‘浓重的一大滴’；描写盐碱滩与草地交织的戈壁用‘斑驳而开阔’；描写森林边野牡丹的深红色用红得‘单薄孤独’；描写泉水用‘像一汪清澈的空气’；描写飞舞的蝶群用‘像是一片梦中的语言’等等，还有‘封在冰块’中的星空、玻璃封住的湖泊等，这些表达直观中又充满浪漫，让人在语言美中充分感受自然之美。”

“简约风格的语言文化标志和基调主要是词语精美，经常选用最能显示事物特征的词语。”在《什么叫零下42度》中，开篇就解释“就是穿着厚厚的棉皮鞋，也跟光脚踩在冰上一样。”“就是‘冷’已经不能叫做冷了，而叫‘疼’。”将穿着厚棉皮鞋的状态与光脚踩冰的感受进行对比。正常情况下，厚厚的棉皮鞋应具备良好的保暖效果，但在这里却毫无作用，让人瞬间体会到寒冷的穿透力之强，超越了鞋子的保暖界限，仿佛直接作用于脚底，把对寒冷的感受从单纯的“冷”升华到“疼”，这种感受的转化极具冲击力。“冷”是一种较为常规的温度感知，而“疼”则是更为强烈、直接的身体反应，强化了寒冷给人的直观感受。在描写家里商店的电话生意时，她把人们的通话过程进行了描写：这边：“我没有赌钱！”那边：“赌了！”这边：“我没有赌！”那边：“快点还钱！”^[4]没有使用任何修饰语来描写打电话的人彼此之间的交流，直接切入中心话题，有问有答，回答短促，体现了口语的特征。结合散文看，在偏僻的阿克哈拉村，电话还没有普及，拨打电话的机会弥足珍贵，需要排队，因此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用尽量简短的话语将意思表达清楚。

2. 独特的修辞手法运用

修辞手法的使用会让文章更加生动形象，李娟在散文中常常运用简洁明了的比喻修辞，通过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借助一种事物来阐释另一种事物。如“而冬天的阳光，更像是一件银器散发出来的光，没有一点热气。”李娟将冬天的阳光比作银器散发的光，银器是坚硬且带有金属光泽的，通常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并且冬天的光不像夏天那般温暖炙热，而是带着一种冷冽、清寒的质感。借这一比喻形象地勾勒出来冬天阳光那种缺乏温度、冷色调的特质，让读者的脑海中浮现出冬日里光线虽亮却暖意很少，甚至带着丝丝寒意的画面，从视觉和触觉两个维度强化了对冬天阳光的感知。拟人手法的运用也十分常见，运用拟人手法，赋予土地以生命和情感。这里运用了一系列动词“睁开了眼睛”“看到”“认清”“接受”，这是人才会有动作，生动地描绘出土地从陌生到熟悉、从隔阂到接纳人类的过程，赋予土地以生命和情感。这意味着通过漫长的劳动，人类与土地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深厚的情感纽带，土地不再是冷漠的自然存在了，而是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承载着人类的故事与情感。李娟运用这些修辞手法将平凡的事物描绘得生动而富有韵味，增强了语言的诗意，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诗意氛围^[5]。

3.2. 叙事结构蕴含的诗意特点

《我的阿勒泰》全篇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进行叙事，作者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为主线，将读者带入阿勒泰的世界。散文第一篇便是《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讲述了作者从乌鲁木齐返回阿勒泰

所带的礼物，曾买过神活气现的“袖珍兔”，还有那其实是只既没尾巴也没名堂耗子的“金丝熊”，难喝的中老年麦片，与记忆中不同味道的咸烧白，以及中老年专用红糖。每一次买这些东西，妈妈都会抱怨作者乱花钱，可即便如此，每次回家前，作者还是控制不住自己要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作者对自己的一种心理补偿。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总觉得亏欠他们，只能通过买这些东西来代替自己陪伴获得些许安慰。这种叙事方式看似毫无条理，可就是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毫无保留地讲给读者听，一件一件细细道来。其中这些自我内心的袒露，也希望能让读者有所触动[6]。

这种叙事视角不仅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亲切感，也使作者能够自由地表达内心的感受和思考，读者跟随着李娟的眼睛去看，以她的视角去领略这片土地的独特风光，去感受作者内心的情感路程，在对人物进行自我剖白的同时，也能够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阅读李娟的文字仿佛只是在跟她聊天，为作品增添了诗意。

在叙事结构上，作品打破了传统散文的线性叙事模式，采用了片段式的结构。片段化叙事，形散神聚。通过一个个片段，勾勒出在阿勒泰发生的故事，以及作者对生活的感悟。作者是以回忆的方式叙事自己印象中发生过的深刻的事情，因此每一篇都是以叙事内容来划分的，每个篇章都是一个独立的片段，这些片段像诗歌的意象一样，通过情感和主题的内在联系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在第一辑中的《过年三记》，先写了在大年初一全家集体出动去散步，向南走到远到远的从未去过的地方看看；然后写作者历经千辛万苦买了烟火决定在大年三十这天热闹一下，认真过一个年；最后时间回到了过年前除夕夜这天，谈论大家在除夕大扫除时外婆的“捣乱”。这种结构方式不仅使作品具有了诗歌般的跳跃性和开放性，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古语云：“善画者留白，善乐者希声，善言者忘语，善书者缺笔。”作画时留有空白会使画面更富神韵，而说话时适当“忘语”则会使话语更有深意。若文字过于饱满，则会使语言过于平实，失去想象力；因此，语言上的“缺笔”便至关重要。在《我们这里的澡堂》这篇中，“这个更衣室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门？”“更衣室里有不祥的预兆。”作者并没有解释更衣室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门，不详的征兆是什么，运用留白艺术，不把话说尽，把真情实感藏在文字背后，让读者在阅读时，拥有充足的思考空间，尽情发挥想象。像这两句，里面设置的这么多门，还有人在澡堂更衣室里拿着热菜汤饭闪进去一个小门，可以显而易见地猜测出是搓澡工休息的地方，是为了方便工作人员工作或者上下班的。而一个老人不应该一个人出来洗澡却单独的出来洗澡可能是家人的不重视，不在意，澡堂地上湿滑极易发生危险，一个老人没人陪伴如果摔倒是致命的，对应着不详的预兆。通过留白每个人都能结合自身的阅读感悟与生活体验，对文本进行个性化解读，从而丰富作品的内涵，挖掘出文字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7]。

4. 《我的阿勒泰》中诗意叙事的艺术价值

4.1. 美学层面

李娟的散文语言呈现出清新自然的特质，情感真挚动人，营造出的意境更是悠远绵长。她运用多样化的表现手法，提升了作品的美学价值，可以分为生态美和色彩美两个方面。

一是生态美。生态美的最根本的性质是它所蕴含的生命性。《我的阿勒泰》的写作背景是自然与生物，与传统自然美不同，生态美更强调科学层面的系统性。牛、羊、马等物种的多样性赋予生态系统多元的美感，它们的生活方式与栖息地互补，牛羊马的粪便会滋养土地让草地生长的更茂密，而茂盛的鲜草也会哺育更多的动物，这样的良性循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活力[8]。

二是色彩美。大自然以它丰富的颜色赋予世界五彩缤纷和生机盎然，不仅可以美化我们生存的环境，更是在无声中传递着疗愈的力量。李娟尤其是对色彩进行了丰富描写，如雪白的盐碱滩、青色原野、金黄色圆月、翠绿色蜘蛛网和湛蓝的天空等，通过对这些不同颜色的精准描写，在视觉想象下为作品营造

出特定的氛围，引导读者产生相应的情感反应，不仅提升了读者的审美能力，也能够为读者提供更丰富的审美体验，还培养了他们的审美情趣[9]。

4.2. 思想层面

李娟的《我的阿勒泰》虽然以描写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自然风光和牧民生活为主，但文字中蕴含着诗意与哲理，其深刻思想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

1. 文本内部的生命哲学：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生命的循环理解

在《我的阿勒泰》中，牧民们世代生活在草原，却从不伤害牧草，也不食用野生动物和鸟禽。这种对万物的敬畏并非来自某种教条，而是源于生存经验中凝结的智慧：只有与环境和平共处，才能平安长久。作品中写到，一旦违背自然规律过度采伐，便会遭到惩罚——如过度采摘木耳，最终导致木耳消失乃至生态失衡[10]。这揭示出一种深刻的生态伦理：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生态系统中的一环。

面对蝗灾、旱灾、洪灾、雪灾等天灾，牧民们并不怨天尤人。在他们看来，蝗虫把草吃光了，羊就不够吃了，但从自然界的角度看，蝗虫并无“罪过”，这是必然出现的、以维护某种神秘公正的平衡[11]。生物死亡滋润土壤，土壤肥沃长出鲜草哺育生物——这种对生命循环的坦然接受，传递出一种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这种生命哲学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扎根于游牧生活的日常经验之中。

2. 地方伦理：游牧社会中的“仁爱”与“礼”

李娟对牧民生活的描写，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怀展现得淋漓尽致。母亲在草原上忙碌的身影、邻里间的互助支持、人们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等细节，都彰显出游牧社会特有的温情与互助精神。在李娟的叙述中，牧民社会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共同体，人与人的关系简单而真挚。这种地方伦理与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着内在的暗合。但需要指出的是，它并非源自儒家经典的教化，而是游牧生活方式在严酷自然环境中自然生成的社会纽带：相互扶持是生存的必需，而非观念的先行。

同时，作品中呈现出草原社会自然形成的秩序与规范。牧民举办节日庆典等活动，都会遵循相应传统和规则。古尔邦节时，亲戚朋友互相串门拜年达三天，还会借此节日化解怨恨。书中有一对母子被误会偷走裤子，恰在古尔邦节的前一天，小男孩独自走十几公里去解释，只因他们的“礼性”不允许带着误会享受节日美好[12]。这种对“礼”的尊重，与儒家重视社会秩序与规范的“礼”在功能上相似，但其具体内容和精神内核却植根于哈萨克族的民族文化传统。此外，这种秩序感不仅体现在人际交往中，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牧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反映出一种朴素而深刻的生态智慧。

3. 与道家思想的“暗合”而非直接归类

道家思想的第一原则是“道法自然”，提倡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这并不是说人什么都不能做，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不过分干预自然的发展。牧民们的生活方式恰恰契合了这一精神：他们顺应草原的节律迁徙放牧，不强行改变自然。作品也因此与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形成一种“暗合”——即无需刻意追求，自然而然地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态。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暗合并非李娟有意援引道家思想的结果，而是游牧文化在面对严苛自然环境时，自发形成的一种生存智慧。将之与道家思想进行对照，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其哲学意蕴，但不宜直接将其归类为“道家思想的体现”[13]。

此外，道家思想强调生命的循环与永恒，认为万物皆有其自然规律。作品中牧民面对天灾的坦然态度，以及对生死循环的朴素认知，与道家“道生万物”的理念在精神气质上相通。然而，二者也存在差异：道家思想中的“道”具有形而上的本体论色彩，而李娟笔下牧民的生命哲学则更贴近经验层面的直观体悟，缺乏系统的哲学建构。正是这种未经雕琢的质朴，使得《我的阿勒泰》的诗意叙事具有了独特

的感染力[14]。

5. 结语

李娟用质朴诗意的语言书写着发生在阿勒泰平凡又深刻的故事，借自然景观的独特来展现其中蕴含的生命哲思，借日常的家乡生活来抒发离开家乡时对家乡的眷恋深情，同时刻画母亲、外婆等人物传递人性的美好。在《我的阿勒泰》这部作品里，李娟突破了传统散文多聚焦于城市生活的题材和叙事模式，将目光投向草原、牧民、原始风光等，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窗户。文章的整体格调是温暖、轻松的，叙事节奏上也张弛有度，李娟用语言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身处闹市中的读者有一种心灵上的宁静，这能够唤起读者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最重要的是，《我的阿勒泰》呈现出独特的诗意叙事特点，这不但能够为读者带来美的享受，让读者沉浸于那诗意的世界，还为当代散文创作注入了新活力，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品味。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作家在散文创作中去探寻诗意叙事的可能性，以此推动散文艺术进一步朝着更高水平发展。

参考文献

- [1] 郑荣馨. 语言表现风格论: 语言美的探索[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9: 57.
- [2] 王宇娟. 从《我的阿勒泰》看李娟的自然书写与生态意识[J].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39(6): 83-87.
- [3] 黎运汉. 汉语言风格文化新视界[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 46.
- [4] 陈薇, 王磊. 边地书写的语言叙述与深层动力——李娟散文的多民族文学互动研究[J]. 长江小说鉴赏, 2025(25): 121-124.
- [5] 李霞.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我的阿勒泰》的自然伦理观研究[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46(2): 90-100.
- [6] 廖雨涵. 以生态美学解读网络剧《我的阿勒泰》中的自然画卷[J]. 今古文创, 2026(9): 93-95.
- [7] 安平. 塔可夫斯基电影美学视域下生态思想的在地表达维度——以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为例[J]. 戏剧之家, 2026(7): 61-64.
- [8] 李琪. 论《我的阿勒泰》与现代散文的陌生化审美构建[J]. 青年文学家, 2026(6): 200-202.
- [9] 王开阳. 跨媒介改编的转化与损耗——论《我的阿勒泰》影视化对散文文本的重构[J]. 今古文创, 2026(8): 99-101, 111.
- [10] 杨喆. 文学与影像的诗意孪生——论《我的阿勒泰》影视改编的美学深度与创作启示[J]. 中国广播影视, 2026(1): 93-95.
- [11] 刘景福, 于慧颖, 刘耀泽. 恋地情结: 《我的阿勒泰》里的地方感知、依恋与认同[J].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2025, 33(6): 33-40.
- [12] 李雪龙. 违反合作与礼貌原则下散文集《我的阿勒泰》的会话含义研究[J]. 雨露风, 2025(12): 84-86.
- [13] 丁焯. 网络短剧集《我的阿勒泰》中治愈影像叙事的审美革新[J]. 剧影月报, 2025(6): 11-12.
- [14] 李佩锦. 东西方文学精神家园“符号”构建之异同——以《我的阿勒泰》《月亮与六便士》为例[J]. 青年文学家, 2025, (35): 153-155.